



# 談治衆生病

「不代談」者：一具貪欲，唯貪為之取辦；二具癡愚，唯癡愚之取辦；三具愚癡，唯愚癡之取辦；四具嗔怒，唯嗔怒之取辦；五具癡愚，唯癡愚之取辦；六具貪欲，唯貪欲之取辦；七具嗔怒，唯嗔怒之取辦；八具癡愚，唯癡愚之取辦；九具貪欲，唯貪欲之取辦；十具嗔怒，唯嗔怒之取辦；十一具癡愚，唯癡愚之取辦；十二具貪欲，唯貪欲之取辦；十三具嗔怒，唯嗔怒之取辦；十四具癡愚，唯癡愚之取辦；十五具貪欲，唯貪欲之取辦；十六具嗔怒，唯嗔怒之取辦；十七具癡愚，唯癡愚之取辦；十八具貪欲，唯貪欲之取辦；十九具嗔怒，唯嗔怒之取辦；二十具癡愚，唯癡愚之取辦。

成佛、成菩薩的目的，不是專求自身健康，在自身健康之後，要更求一切衆生都健康。所以佛陀在自己成道以後，立即開始其為諸衆生「治病」。但衆生無邊，而又愚闇無知，不知自身痛苦，故佛陀希望每一位佛弟子，都成為大醫王，共同努力，來治衆生病。

要成為一個能治衆生病的大醫王，佛認為必須成就四法。四法是：一、善知病；二、知治病；三、知衆生病；四、知衆生。

一者、善知病：世俗良醫要治衆生病，首先要知道衆生患的是什麼病。他們用望、聞、問、切的方法去知病。「望」就是觀察病者的面容及身體狀況。「聞」就是聽病者訴說病狀。「問」就是詢問病者痛苦的感覺。「切」就是按切病者的血脈。現在的西醫，還用檢驗、照相等複雜的方法，來求知衆生患了什麼病。但世俗良醫能知的只是衆生身病。而佛弟子要知道的是衆生心病，治心病更難於治身病。因此，佛弟子要用正觀察、思惟的方法，來知衆生究竟患了什麼病。

二者、善知病源：醫者既知病者病名，接着就要知道此病因何而起：是風起、瘴陰起、涎睡起、象冷起、現事起、時節起？這些都是身病的病源。而佛家的大醫王，醫的是衆生的心病，更

## 智 銘

一者、善知病對治：醫者既知病名、又知病源，就要知如何對症下藥。是應塗藥治、應下瀉治、應灌鼻治、應熏治、應取汗治等等。這些都是對身病的治療方法，治心病的方法更多、更複雜，醫者必須一一知道治病法。

二者、知治病已，於未來世永不發動：醫者治病，不但要將現有的病治好，而且要使這病永不復發，這才是真正的良醫。佛家的大醫王，不但能使舊病永不復發，而且能使病者永遠解脫痛苦之餘，更得永遠的快樂。這就非善知拔苦與樂的方法不可。

如何才能成為一個拔苦與樂的大醫王呢？佛陀認為須成就四德：這四德就是：苦聖諦如實知、苦集聖諦如實知、苦滅聖諦如實知、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。因為佛家的大醫王，要醫治衆生的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憂悲惱苦，治苦以後並得快樂，佛陀悟得了以上四德以後，認為這四德是治衆生百病的根本「對治大法」，所以佛陀被稱為「大醫王」。佛陀也希望所有的佛弟子，於此四德成就，人人成就為大醫王。若佛弟子於此四德不能如實知者，不但不能成為大醫王，甚至連「沙門」的名字都不夠被稱呼，故佛陀說：

「不代談」者：一具貪欲，唯貪為之取辦；二具癡愚，唯癡愚之取辦；三具愚癡，唯愚癡之取辦；四具嗔怒，唯嗔怒之取辦；五具癡愚，唯癡愚之取辦；六具貪欲，唯貪欲之取辦；七具嗔怒，唯嗔怒之取辦；八具癡愚，唯癡愚之取辦；九具貪欲，唯貪欲之取辦；十具嗔怒，唯嗔怒之取辦；十一具癡愚，唯癡愚之取辦；十二具貪欲，唯貪欲之取辦；十三具嗔怒，唯嗔怒之取辦；十四具癡愚，唯癡愚之取辦；十五具貪欲，唯貪欲之取辦；十六具嗔怒，唯嗔怒之取辦；十七具癡愚，唯癡愚之取辦；十八具貪欲，唯貪欲之取辦；十九具嗔怒，唯嗔怒之取辦；二十具癡愚，唯癡愚之取辦。

「若諸沙門，於此苦聖諦不如實知、苦集聖諦不如實知、苦滅聖諦不如實知、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，此非沙門之沙門。」

所以佛弟子必須成就這四德。否則，本身尚不能「見法自知作證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」連自己的病苦尚不知醫治，又如何能醫治衆生病呢？故佛陀要求佛弟子於此四德，「當起增上欲，精勤修學。」

一說到「欲」，多意識其為惡法，因為「欲」者是「希求」之義，故將「欲」多解釋為染法，如大乘義章七說：「染愛塵境，名之為欲。」所以大家都說：「欲生諸煩惱，欲為生苦本。」但是，「欲」也有「信欲」的一面，就如同「愛」，雖有「染愛」，也有「信愛」一樣。「染愛」是惡法；「信愛」是世善法。依佛教的哲學理論，要成就佛道者，先去世惡法，入世善法，再去世善法入出世善法，最後成佛。同樣地，「染欲」是世惡法，「信欲」是世善法，先去世「染欲」，入世「信欲」，再去世「信欲」，入出世「信欲」。在世法來說，有希望希賢之「信欲」，而後才能成爲世俗的聖賢，再由世俗的聖賢，希望成爲佛陀或菩薩的出世聖賢。所以，成聖成賢，都由「信欲」先發動，然而才成聖成賢，佛家將這種「信欲」譯成爲「增上欲」，是非常合義的。

行者要如何修「增上欲」呢？

其一、是要能三結盡，得須陀洹。三結者，是見結——即我見；戒取結——即行邪戒；疑結——即疑正理，正見惑之中，這三結的過犯最嚴重，故對這三結名之爲見惑的總稱。若斷此三結盡，即成須陀洹預流果。得了須陀洹預流果位的行者，還要如實知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

其二、是要在三結盡之外，並使貪、恚、癡三毒之心薄，而得斯陀含，得此果位者，還要如實知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如是知、如是見、如是無間等、如是說。

其三、是要能五下分結盡，生般涅槃，成阿那含。所謂「五下分結」者：一是貪結，即貪欲之煩惱；二是瞋結，即瞋恚之煩

惱；三是身見結，即我見之煩惱；四是戒取結，即執取非理無道邪戒之煩惱；五是疑結，即狐疑諦理之煩惱。這五結惑是起於欲界，未能超越欲界，所以稱之爲「五下分結」。五下分結斷盡以後，還要如實知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，如是知、如是見、如是無間等、如是說。

其四、是要能一切漏盡，無漏心解脫、慧解脫，成阿羅漢。已見法自知作證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但仍要如實知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，如是知、如是見、如是無間等、如是說。

除了以上四果位的行者外，得辟支佛的行者，也要如實知四聖諦，即使得無上正等正覺佛道者，也要如實知四聖諦。這就是由「增上欲」的發動，經修如實知四聖諦的進步，而得果位的逐級提升。這「增上欲」就成了修道、得果歷程中的原動力。到成了佛果位以後，這「增上欲」就得捨了，故金剛經上說：「如我說法如筏喻者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。」因爲到了彼岸的行者，善、不善法均捨，故不再需「增上欲」。

佛陀警告行者，在未至佛地以前，要不斷地行「增上欲」，不可稍有停止，譬如日出，周行空中，光明顯照，懷諸闍冥，永不休歇一樣。行者要以「增上欲」成就四德，使所有的法，一切滅盡，離諸塵垢，得法眼生，有覺有觀，離生喜樂。若有一法不斷，能令還生此世，輪迴六道，又得從頭修起。所以佛陀一再慈悲地告諭行者：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精進修學。

佛陀告訴行者，要想醫治自己的病，又要成爲大醫王醫治衆生病，在修學的過程中，非要受點苦不可，不要以爲修行太苦，就不敢修行了。行者必須要有日日三時受三百槍之苦的能耐。而且一日受三百槍，至於百歲，而後才能聞法、得無間等，都要能忍受。爲什麼呢？因爲人生於世，長夜受苦，有時墮入地獄，有時畜生、有時餓鬼、於三惡道，承受衆苦，與其累劫受這樣的長期痛苦，不如現在世日受三百槍以至百歲之苦。二者比較起來，這百年日受三百槍之苦，算不了什麼。是以，行者必須當勤方便，起增上欲，學無間等法。

（下轉第15頁）

我告訴如悟法師：「金陵刻經處的這部解深密經圓測疏，只有三十四卷，後面尚缺六卷，現在後面缺少的六卷，已經有人自藏文中譯出，且已出版，我有此書。」接着，我向如悟法師建議：「圓光佛學院既然影印出版此書，我想最好能將後面缺少的部分補齊，成爲一個全本，做爲圓光佛學院影印此書的特色！」如悟法師接受我的建議，同意我的看法，而那位印刷廠的女老闆，是皈依普獻法師的，她也答應盡量尋找與木刻相似的刊字排版，照相放大製版，以與前面的版面相似。因此，我寫信給洛杉磯觀音禪寺的超定法師，請他將這本書寄來，以便排印。

觀空法師自藏文中譯回的六卷，每卷前面，都有分科的科判，譯文的句逗，是用現代的新式標點，與金陵刻經處本，形式頗不一致。爲了保存觀空法師的科判及標點，一仍其舊，不加改變，這是影印出版沒有辦法使其形式能夠完全統一的。我們只有希望將來做佛經整經工作的人，把前面的三十四卷也予分科標點，重新排印，才會有一個前後統一形式的新書出現。我們僅能做到的，是從一個殘缺本變爲一個全本的這點工作而已。

承蒙如悟法師的盛意，要我寫篇文字說明全本出版的經過情形，因此，想到唯識學的這部重要典籍，附帶說到他的譯本，以及圓測的學統與思想見解跟窺基並不完全相同的問題。世間事實是不可思議，一切都是因緣和合而成，如果沒有妙境法師送我這本小書，或者如悟法師不告訴我圓光佛學院要影印這部書，我想，殘缺多年的解深密經圓測疏，仍然是一個殘本流行。現在這個全本的出現，也許是出版史上的第一次印行，我只是擔任了這個全本出版的中間媒介人，真正的功德，應該歸功於妙境法師的相贈，如悟法師虛懷若谷從善如流的精神。

最後還要一說的，贊寧的「宋高僧傳」裏，圓測的傳記，僅有二三百字，而且，所記多屬傳說，未必合於事實。上面所寫有關圓測種種，曾參攷隆蓮的「圓測」一文，特爲註明。

寫於德山寺藏經樓

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三日

（上接第20頁「談治衆生病」）

佛陀爲什麼要如此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勸勉行者起增上欲，修學四聖諦呢？因爲四聖諦的眞義難知難行。雜阿含經卷十五有這樣的一則故事。

有一天，阿難尊者着衣持鉢，於晨朝時入毘舍離城乞食。當時，他看見衆多離車童子，走出城外，到精舍前，持弓箭競射精舍門孔，箭箭皆入門孔中。尊者阿難見了以後，認爲是件難以做到的奇特事。乞食回來以後，往詣佛所，將所見稟告了佛陀，佛陀聽了說：

「你認爲那很艱難嗎？若將一根毛髮分爲一百根，用這被分的一百根毛髮以爲箭，再射那毛孔，每一毛都射中，你認爲是不是更難？」

阿難尊者回答說：

「當然更難。」

佛陀告訴阿難尊者：

「這個難，又比不上如實知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跡聖諦。」

佛陀說完了，並且因此而說一偈，偈是這麼說的：

「一毛爲百分，射一分甚難。」

觀一一苦陰，非我難亦然。」

因爲如實知四聖諦是如此的難，所以佛陀才一再地勸勉行者要行「增上欲」，努力精進，以便於四聖諦能順知順入，斷諸有流，盡諸生死，不受後有。在自斷生死、自治病愈以後，更憫念衆生，由於他們不行義、不行法、不行善、不行眞實、展轉殺害、強者凌弱，造無量惡故，漂流五逆，受無窮病苦。後同修十善道，暫復人身，人身難得，必須在其既得人身之世，治衆生病，以免再漂流五逆，受無窮苦。

由於這世間衆生，常大闍苦，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才出現於世間，並說四聖諦，用治衆生病苦，佛弟子學佛，自應如實知佛的四聖諦法，亦用治衆生病。